

La Terre

Je veux faire le poème ^{vivant} de la terre
 mais sans symbolisme, humanisme. Je
 tente par là que je veux peindre d'abord
 en plus bas, l'amour du paysan pour la
 terre, une amour immédiat, la passion
 d'un plus de terre possible, la passion
 d'un avoir ^{beaucoup} parce qu'elle est ^{à long terme} la source
 de la richesse ; qui est son ~~à la~~ ^{à la} ~~amour~~
 puis, en un second, l'amour de la
 terre nourricière, la terre ^法 ~~de la~~ ^{qui} nous
 tenus tout, notre être, notre ^左 ~~substance~~
 et ~~notre~~ ^{notre} ~~existence~~ et notre vie ^拉 ~~sa~~
 toute, et où nous finissons ^著 ~~à~~ ^拉 ~~re-~~
 tourner. — Mais Point de suite, le
 paysan se fera rapace : l'homme



泣
血
乡
恋



95537

泣血乡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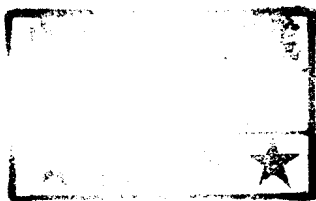
(原名《土地》)

[法]左 拉 著

刘 益 庚 译



20042289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泣血乡恋,又名,土地/(法)左拉(Zola,E.)著;
刘益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8

书名原文:La Terre

ISBN 7-02-001935-8

I.泣… II.①左…②刘…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466号

责任编辑:傅勇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372,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6 插页3

1995年8月北京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定价:18.00元



作者像

作者木刻像：顏仲 作

译 本 序

不少研究者对左拉写作《土地》的动机迷惑不解。他们认为作者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在他制订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写作纲要中也从未出现这一题材。其实,这种现象不值得寻根究底。左拉在酝酿这部长篇巨著时,早就给自己提出了两大任务: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缘以及环境的影响;用事实和感觉描绘出第二帝国时代的社会面貌。《土地》发表于一八八七年,按其成书和面世的顺序,已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十五部小说。在这之前,他的作品虽然广泛涉及第二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两年前他又发表了集中描写产业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小说《萌芽》,但还没有一部专写农民的著作。现在他将视线移向农村,真可谓顺理成章,势所必然。何况,《卢贡-马卡尔家族》倘若没有一部描绘农民生活、反映农业经济的书,又怎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全貌呢?

为了创作这部小说,左拉曾经大量阅读有关法兰西农民和农业的材料,还亲临法国主要小麦产区博斯平原,在那里瞻仰了著名的沙特尔大教堂,考察了附近的田野和村庄,光顾“好庄稼人”客店,向当地的报人、城乡显要和农场主们搜集大量的素材,其中的一个案例——一对农民夫妇火焚岳母案——成了小说中布多弑父的原型。

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人才辈出,异常活跃,各种流派精采纷呈,传世之作大量涌现。然而,集中描写当代农民、研究农村经

2012/08

济的文学作品却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无论对于专业研究人员,还是对于文学爱好者,都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小说。更值得探讨的是,作者怎样描写农民,剖析他们的心态,用什么观点看待种出粮食使全国人民赖以生存的这个阶级。

作者在创作预案中这样写道:“土地是我这本书的主人公。这肥沃的土地,它培育了生命,又无动于衷地将它收回。这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无时不在,充斥全书。人类、农民,不过是在它肌体上躁动不安的一群蝼蚁而已。”作者的意图非常清楚,他要着力描绘的不是农民,而是土地。可是尽管如此,展现在读者眼前的,除了辽阔的博斯平原、一年四季的不同景色和风雪雷电等自然现象,它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仍然是活动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中有大农场主、小土地拥有者、雇工、匠人、小店主、神职人员、司政人员、乡村警察、医生、兽医、小学教师、妓女和妓院老板,还有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这里有村姑农妇、壮汉、青年,有十四五岁的少女和九十高龄的老妪……这些人物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布多为代表的奸滑之徒;另一类是诸如让·马卡尔、弗朗梭瓦兹、乌尔德金等正派人。前一类人身上几乎集中了人类的全部邪恶:贪婪、自私、冷酷、虚伪、吝啬、酗酒、偷盗、愚昧、饶舌、嫉妒、不信上帝、藐视宗教、男女关系混乱、粗鲁和低级趣味……第二类人物心理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或别的弱点。就是这些人像蝼蚁一般在土地上忙忙碌碌地躁动着,或自生自灭,或互相吞噬,最终化为泥土中的养料;如此循环往复,无有终期。

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描绘了土地和农民的关系,通过福安家族的聚合和分离,刻画了他们对土地的依恋,为土地折腰,甚至为了土地而互相残杀的过程。他塑造了一对为土地沦为强奸犯

和杀人凶手的青年农民夫妇，揭示了土地占有欲对人性的腐蚀。布多是福安的小儿子，分地时因为没能得到他心目中的一块良田，气愤地拒绝接受归他名下的那份地产。当那块土地因修筑公路而身价倍增时，他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突然改变初衷，并娶了他遗弃长达两年之久的堂妹丽兹，使他们两份土地成为全村独一无二的整块良田。丽兹有个妹妹弗朗梭瓦兹，她因为未到继承遗产的法定年龄，只能和姐夫姐姐共同生活。随着她长成一一位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健美村姑，布多萌发了通过占有她的肉体达到侵吞她的地产的险恶用心，对她展开了原始人式的野蛮追逐。后来，弗朗梭瓦兹和热爱着她的农场雇工让·马卡尔结为夫妇，带走了她的地产，夺去了他们的房屋。于是，侵占和反侵占的斗争日益激化；丽兹姐妹成为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最后，布多在妻子的纵容下，奸污了这位怀孕五个多月的小姨……丽兹早先被布多勾引，生了一个男孩，在遭遗弃的岁月里，曾与妹妹弗朗梭瓦兹相依为命，辛勤耕作。布多进入她家后，嫉妒加上分家的矛盾使姐妹俩产生隔阂，勤劳朴实的丽兹竟发展到纵容恶夫欺凌她的弱妹。后来，丽兹在分家时吃了亏，又眼见妹妹腹中有了继承人，侵吞土地的欲望驱使她教唆丈夫奸污了这个年轻的孕妇，甚至丧心病狂地亲手将她推倒在镰刀尖上，使弗朗梭瓦兹丧生。夫妇俩这两桩罪行又恰巧被老福安看到。他们为了灭口，竟将老人在睡梦中活活闷死，然后焚尸灭迹。经过一系列的阴谋策划，布多夫妇终于如愿以偿，侵吞了弗朗梭瓦兹名下的房屋和土地，逼走了妹夫。书中的一系列故事告诉人们，农民自私愚昧，是一个没有希望的阶级，只能适应自然界的生存规律，他们的境遇纵然可悲，但只能像蝼蚁似地生活下去。

左拉运用他搜集到的材料，对农村经济进行了多番剖析，但他找不到出路，开不出良方。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在美洲农

村中得到飞速的发展,先进的耕作技术、农业机械加上合理的劳动组织,带来了农业的丰收。价格低廉的美洲小麦大量涌进法国。而法国则因连年征战,破坏了农村经济,农业尚停留在“靠天吃饭”的水平上。它耕作技术落后,成本昂贵。在外国小麦的冲击下,法国小麦的价格一再下跌,即便是拥有二百多公顷土地的农场主乌尔德金也难逃破产的厄运,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更是每况愈下。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许多人都要“一个铜板掰成四瓣花”。无论是大农场主,还是小土地拥有者,想靠耕作发家致富,纯属幻想。面对着日益萧条的农村经济,作者也在寻找治理良策。他在下乡考察前,曾和法国政治活动家盖德^①探讨过社会主义能否在农村实现。后者曾为左拉写作《萌芽》提供了不少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素材。遗憾的是,作者对于在农民中能否搞社会主义,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凭他的直觉,在工人中实现社会主义确实合乎情理,在农民中,社会主义是难以实现的,那是因为农民不但愚昧自私、因循守旧,而且被禁锢在小块土地上,互相孤立,互不信任,不能像工人那样拧成一股绳索去改造社会。他借用小学教师勒曲之口说:“农民全是蠢种!……你们人数最多……可惜的是,你们很难合到一块儿,反而互相孤立,互不信任,又很无知;你们使出各种卑劣的手段互相吞食……”“而你们指望用四个铜板买来的农具作一番拼搏……”“没等到你们搞起试验田,法兰西的田野早就淹没在美洲小麦底下,看都看不见了……去他妈的!没辙了,农民们躺着等死吧!”

^① 于勒·盖德(1845—1922)是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中一派的领导人之一。早年为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曾积极支持巴黎公社。一八七七年创办《平等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一八七九年领导建立法国工人党,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九十年代后转向中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资产阶级政府,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正是这种悲观主义思想,使他对农民的前途陷于不可知论:这个阶级只能遵循自然法则,像蝼蚁似地自生自灭,或互相吞噬,然后用它们的尸骨在土地上培育面包和新的生命!作者反复演绎了这样一个主题:这个阶级没有前途,唯有土地不朽。他借用让的一段内心独白说:“人类的这位奶母将永远存在下去,哺育为它播种的人。它拥有时间和空间,好好歹歹地奉献着麦子,直到人类懂得怎样使它提供得更多。”“它也经受了痛苦,见到了血和泪,它经历了人间的苦难和抗争……天地万物要运转下去,也需要血和泪……唯有土地不朽……”作者在结尾时感慨地下了这样的结语:“地里要不断埋进尸骨,埋进种子,才会不断长出面包。”

尽管如此,作者在暴露存在于农民中的邪恶的同时,仍不忘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正是这个政权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破坏了传统的农村经济。它不但不去扶植它,反而听任外国农产品挤垮它。广大农民之所以陷于困境,该负责的就是这个欺骗了农民的皇帝,无怪乎作者借用勒曲之口喊出:“去抢!去烧!……让巴黎人都饿死!……这才叫大扫荡呢!”

可以这样说:作者对土地的描写是成功的。土地这个巨大的形象“充斥全书”。它时而阳光普照,时而密布阴霾;和风烈日、雨雪雷雾,构成一幅幅晦暗明灭的风景画;苍凉荒芜的原野转眼间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播种、施肥、收割、放牧,通过作者之笔便具有史诗般的酣畅和宏伟,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人联想起法国画家米勒^①笔下的农村风俗画。

^① 米勒(1814—1875)是法国著名画家,中年定居农村,从事耕作,长期接触农民,有《拾穗者》、《播种》、《晚钟》等作品。

《土地》也是左拉作品中自然主义色彩最浓重的一部小说。他详尽地展现了农民的原始情欲，揭示了人类内心世界的阴暗面；他的人物语言粗俗，行为充满了低级趣味。正因为如此，小说一经问世，即招致知识阶层的种种非议。有的责备他“诲淫”，有的人讥讽他“年轻时太穷，不识女人为何物，对女人产生错误的幻觉”；还有人悲叹，作者写出《土地》这样的书，乃是一位白璧无瑕的人“病入膏肓”；阿纳托尔·法朗士则将此书贬为“一群恶棍的农事诗”。

译者认为，阅读左拉的作品确实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除了对他代表的自然主义这个流派要有一定的了解——这在已经翻译出版的左拉作品中有很多评介，还须看到，文学史上任何一位伟大作家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他们的思想也有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这种局限性既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现状，又在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时打上了这种烙印。通观路易·波拿巴上台至第二帝国灭亡的二十余年，法国社会的贫富不均和丑恶现象比比皆是。而左拉正是以揭示和剖析这类丑恶现象为己任。他是以暴露丑恶去伸张正义，让读者唾弃这些丑恶的东西，去向往光明。只不过在创作方法上，别人用的是浪漫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手法，而他用的是自然主义。雨果为他的《悲惨世界》作过这样的题词：“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贫困，那么这类书就不是没有用处的。”我觉得，这句话完全适用于左拉的《土地》。

《土地》只反映了作者思想演变过程的一个阶段。我们不能非得要求他把农民写成《萌芽》中的工人，必须为他们指出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康庄大道，如同不能对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们提出同样的苛求一样。何况，在左拉所处的时代，社会主义学说尚处于开创阶段，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各种学派五花八门，文坛上能有几位泰斗能够把握阶级斗争的规律，理清社会发

展的脉络？左拉却不仅在鞭挞丑恶方面卓有成就，还在《萌芽》中使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产业工人的形象，表达了工人对于自身非人道的生活境遇的愤慨；他在描写出现在十九世纪末，标志着帝国主义兴起的新兴商业和财政金融方面，也是一位先驱。至于他伸张正义和嫉恶如仇的性格，以及为人类的命运苦苦求索的精神，更是有口皆碑的。无怪乎那位狠狠批评过他的阿纳托尔·法朗士在左拉的葬礼上当众宣布：“他曾一度代表了人类的良心！”

刘 益 庚

一九九一年五月于上海

第 一 部

这天早晨，让胸挂蓝色布兜，左手张着袋口，每隔三步，右手便掏出一把麦种凌空撒去。随着他身体晃动的节奏，两只大脚在田里踩出一个个窟窿，拔出满脚粘稠的泥巴；透过纷纷扬扬的金黄色麦雾，可以在他就要穿破的传令兵军服上，看出两道红色的军衔线。他独自一人朝前走着，身形显得格外高大；在他后面，一个扶耙人频频挥鞭，驱动双马牵引的钉耙，将麦种翻入地下，那悠长的鞭声在马耳朵上方叭叭地响个不停。

这片麦田才只五十公亩光景，坐落在被称作“戴高乃依”的地段，它是那样微不足道，又加播种机正忙着用在别处，波尔特里农场的主人乌尔德金先生便不愿将它调来。让由南往北走去，面对着两公里以外的农场屋舍。他一走到田垄的尽头，就抬起眼睛，视而不见地朝前望望，缓一口气。

那是一座用旧砖板砌成的墙院，像溅落在博斯平原^①边沿的一块褐色斑点；平原也由此向沙特尔^②方向伸展开去。时令已是十月之末，天空里布满着阴霾；十法里^③已耕地呈现在广

① 法国北法平原的小麦产区。

② 法国厄尔-卢瓦尔省首府，地处巴黎西南九十六公里。

③ 法国古里。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阔的天幕下，依然是大块大块不毛的黄色沃土，只有紫苜蓿和三叶草掺杂其间，宛若一张张绿色的地毯。原野一望无际，没有山丘，没有树木。它清晰地、圆溜溜地坠落下去，和地平线浑成一体，仿佛飘浮在海面上似的。只是西边，才有一座小树林。它像一根焦黄色的带子，在天际加了一道镶边。中央有一条仿佛用白垩铺成的大路，从夏托登^①直通奥尔良^②，笔直地延伸了四法里，并呈几何形排列着一溜电线杆子。除了三、四座磨坊，就别无它物了；磨坊的风叶也在木架上静止不动。几处村落，看上去如同几个石头小岛。远处还有一座见不到教堂的钟楼，矗立在略呈波浪起伏的麦田低洼的地方。

让转过身子，由北向南走去。他再次晃动着身躯，左手张着袋口，右手用一把把麦种不停地抽打着空间。现在呈现在他眼前的，乃是狭窄的爱格河谷。它像一道沟壑，将大平原劈为两半；谷地那边，辽阔的博斯平原一直延伸到奥尔良。只有根据一排高大的白杨，才能猜测哪是牧场，哪是绿荫；而白杨树枯黄的树尖又像一丛丛低矮的灌木，在几处田野的边沿越过这道沟壑。傍坡构筑的小村庄罗涅村里，只有几座屋顶映入人们的眼帘。房屋盖在教堂脚下，教堂则将居住着十分古老的乌鸦家族、用灰色石块砌成的钟楼耸立在它的上方。朝东面望去，越过卢瓦尔河谷，区政府的所在地克卢瓦隐藏在两法里处。佩尔什^③山丘的轮廓隐约可见，在深灰色的日光下呈淡紫色。那里曾经是杜诺阿公爵^④的领地，如今已成为夏托登大区。它地处佩尔什和博斯之间，也就是位于这个平原的边沿，由于它的土壤地力稍

① 厄尔-卢瓦尔省内一个行政区的首府，在沙特尔南面。

② 卢瓦雷省的首府，位于巴黎南部一百一十六公里，法国王族奥尔良系的发源地。

③ 巴黎盆地中湿润、多林木的山岭地区，曾是著名的牛马产地。

次,所以被称作“贫瘠的博斯”。让来到田地的尽头,再次停住脚步,向爱格河谷底的小河扫了一眼。河水清澈,活泼地流经牧草地;这天是星期六,沿河通往克卢瓦的大路上,穿梭般往返着农民赶集的小篷车。随后,他又返身走去。

就这样,他从南头到北边,又从北端返回南面,迈着同样的步子,做着同样的动作,被麦种里扬起的灰尘笼罩着。与此同时,后面那只钉耙也在叭叭的鞭子声中将麦粒翻到地下,它的速度总是那样不紧不慢,颇有点亦步亦趋的味道。绵绵秋雨推迟了秋播;早在八月份,农民们就在田里施了肥。地经过深翻、除草,已经准备好多时,在苜蓿和燕麦三年轮种之后,就等它长出麦子了。霜冻即将来临,那是继滂沱大雨之后的又一次威胁,这种担心使庄稼人加快了速度。天气骤然变冷,天色黑如烟霏,没有一丝风,阴沉沉的日光一成不变地笼罩着这片平静的泥海。四面八方,都有人在播种:一个在左侧三百米处,右边那人离得更远些;还有好些好些,不少人深入到前方一大批平整的土地上,在远景中若隐若现。那是一些小小的黑影,它们愈来愈小,细小得如同一些简洁的线条,最后消失在数法里以外。但是,他们都在移动,都迸射出一把把麦种,使人感到他们身边有着一股生命的涌流。大地为此战栗;战栗延伸到目力所不及的远方,分散在那里的播种者也已经看不清了。

正当让最后一次由北往南的时候,罗涅村那边过来一头高大的母牛。母牛长着一身红棕间白的皮毛,由一位年轻姑娘牵着。小村姑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她牵着牲口,沿着河谷高地边缘

④ 杜诺阿(让·德·奥尔良,伯爵,1403—1468)是法王路易一世的私生子,百年战争中曾和圣女贞德一起抗击英军,为法兰西北部大片土地最终归入法国版图作过贡献,后被册封奥尔良公爵。

的小道走来。让返身撒完这行麦种，解下布兜正待收工的时候，猛听得一阵压抑的惊呼和杂乱的奔跑声。他再次抬头观看。原来，母牛发情了，在一块紫苜蓿地里狂奔。姑娘在它后面拽着缰绳，快要精疲力尽。让担心出事，向她高喊：

“快撒手！”

她没有撒手，只是气喘吁吁地用愤怒和惊恐的声音诅咒它：

“柯莉许！老实点儿，柯莉许！……啊！该死的畜生！……啊！可恶的蛮牛！”

至此，姑娘还能撒开两条细腿，连跑带跳地跟着那头牲口。忽然，她脚下一绊，摔了一交。她爬起来没跑多远，又摔倒了。这时，那牲畜几乎疯了，姑娘就被它拖在地上。此刻，她才放声大喊。她的身体在紫苜蓿地里留下一道印痕。

“快撒手！他妈的！”让连声大叫，“快撒手！”

他被吓懵了，只知道大声呼喊，后来，他跟着跑了一段路，方始明白过来：缰绳准是缠在她手腕上，她愈挣扎，缰绳缠得愈紧。亏得他从另一块田里横插过去，挡住了牛的去路，那脚步之快使母牛惊呆了，一下子站住不动。让这才解开缰绳，扶起姑娘，让她坐在草地上歇息。

“伤着没有？”

女孩子丝毫没被吓昏。她站起来，在身上摸了摸，又不慌不忙地将裙子撩到大腿上察看灼痛的双膝。她只是喘得厉害，一时说不出话来。

“您瞧，在这儿，像针扎似的……不过，我还能动弹，不得事的……喔！可吓死我了！要是在大路上，我可要变成肉泥了！”

说着，她又察看了留有绳印的扭伤的手腕，在伤处涂了点唾沫，将嘴唇贴在上面。然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以宽慰和平静的口吻说：

“柯莉许可不是一条坏牛。不过，从今儿早上起，它可把我们惹火了，因为它正在发情。我这是带它去波尔特里农场，让它去会那头公牛的。”

“去波尔特里，”让重复了她的话，“那好啊，我正要回那儿，我陪你去吧。”

他继续用“你”字称呼她，把她看成一个孩子，因为，对于她十四岁的年龄来说，她长得太瘦小了。她却扬着下颏，煞有介事地打量着这位短发、棕色皮肤、五官端正、脸如满月的大个子青年，他这二十九岁的年龄，在她眼中几乎是个老头子了。

“噢！我知道您是谁了，您就是那位‘伍长’，在乌尔德金先生家干活的细木工。”

听到农民们给他起的绰号，年轻人微微一笑；接着，他也向她注目凝视，并惊讶地发现，女孩正在隆起的小胸脯已经发育得相当结实，一张长脸上嵌着一对深邃的眼珠，厚厚的嘴唇呈玫瑰色，鲜嫩得如同成熟中的果子；她几乎是个小妇人了。她穿一件黑色羊毛短褂，下系灰布裙子，戴一顶圆形女帽，风吹日晒，使她的皮肤成了棕色。

“你不就是穆许老爹的小女儿！”让大声说，“方才我没认出来……可不是？去年春天我和布多一块儿在波尔特里农场干活的时候，你姐姐和他好上了，是吗？”

她回答得很简单：

“不错，我就是弗朗梭瓦兹……我姐姐丽兹跟着布多堂兄走了，她眼下已有六个月的身孕……可他溜了，去了奥尔热尔，在夏玛特农场打工。”

“是这么回事，”让肯定了这个说法，“他们俩在一块的时候，我见过。”

两个人相对着沉默了片刻。他想起有天晚上撞见躲在草垛

后面幽会的那对情侣，不禁哑然失笑；她却不断地用唾沫滋润擦伤的手腕，似乎嘴唇的湿度可以止住她的伤痛；母牛则在旁边一块苜蓿地里大口扯咬着紫苜蓿，神态倒也悠闲。扶耙人已经扛着钉耙走了，他已经拐了一个弯，上了大路。两只乌鸦呱呱啼叫着，在钟楼上空盘旋；死寂的空气中响起了三钟经^①的钟声。

“嗨！已经正午了！”让惊叫起来，“得赶紧回去！”

他一转眼，发现柯莉许还在田里：

“嗨！你的牛在糟蹋庄稼。我怎么没看见……你等着，畜生，我要让你吃个痛快！”

“别！由它去吧，”弗朗梭瓦兹拦住他说，“这块地是我们家的。这臭婊子，让我在自家的田里栽了跟头！我们家这块地，从这儿一直延伸到村子边上，从这儿到那儿；紧挨着的是我大伯福安家的；再往前是我大姑妈拉格朗德的。”

她指了指那几块地，把牛牵回田边的小路上。直到她拉着牛绳往前走的时候，才想起该谢谢这个小伙子。

“嗨，今天多亏了您，我得谢谢您，真心实意地谢谢您！”

两人顺着河谷边狭窄的小路朝前走去，路开始插入一大片农田之中。三钟经最后一响钟声刚敲过，两只乌鸦还在呱呱地叫着。母牛走在前面，背后的人牵着牛绳。两人都不开口，农民的这种沉默足以使他们肩并肩走上几法里而一言不发。一台播种机在他们右边经过，驾辕的马在他俩身边拐了个弯；机耕手朝他们喊了一声：“日安！”他们也说了声“日安！”语气同样庄重。在他们左下方，穿梭似的小推车继续在大路上向克卢瓦进发，集市要到一点钟才开始。它们的车身在两个轮子上震动得非常厉害，看上去宛如蹦跳着的昆虫；驶在远处的车辆显得更小，只看

^① 天主教的一种祈祷，早、中、晚各一次，用三响钟声通知信徒。